

奥尔夫

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

AOERFU YINYUE JIAOXUEFA BENTUOHUA YANJIU

王丽新 钟恩富◎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丽新
钟恩富◎著

奥尔夫

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

AOERFU YINYUE JIAOXUEFA BENTUOHUA YANJIU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王丽新, 钟恩富著.
—2 版.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681 - 0340 - 4

I. ①奥… II. ①王… ②钟… III. ①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教学法—研究 IV. ①G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9714 号

责任编辑: 梅亦霖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曲 颖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网址: <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燃气工业园榕花路 3 号 (065600)

2015 年 3 月第 2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69 mm×239 mm 印张: 16.5 字数: 300 千

定价: 49.50 元

序

借鉴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方法，推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振兴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整体发展，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目前与国外先进音乐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差距，始终坚持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科学的态度，学习、掌握国外优秀音乐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多元化浪潮日益发展的今天，音乐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在我国也亦然如此。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发展既融汇多元又兼具本土化的音乐教育，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纵观我国多年来整个音乐教育理论在学习、引进、借鉴、吸收、融合国外音乐教育思潮及其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音乐教育本土化的广度方面，我们更多关注国外音乐教育理念“有形”的部分而忽视“无形”的部分；在音乐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深度方面，目前我国音乐教育自身的发展，似乎还没有真正从“引进”、“借鉴”的模式中向前发展，跨出先前“西方”的束缚，在音乐教育理论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西方化”的音乐文化价值取向等问题。个人认为，改变当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例如确立自己的音乐文化身份，继续切实地增加多元音乐内容的课程在我国现有课程设置中的比例，加深对传统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力度，对我国传统的音乐教学法，音乐教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深化对国外（西方）音乐教育理念的研究，树立真正开放的国际视野，等等。

近几十年来，国外许多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就是其中之一。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被廖乃雄等人介绍引入到我国，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三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培养基本音乐素养，塑造全面人格，激发创造能力的宗旨，以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得到了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赞誉和喜爱，更深受广大青少年儿童的欢迎。奥尔夫在建构原本性的音乐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也清晰地

认识到,音乐文化不应该仅以西方或某种音乐文化为中心,而应该汲取各种先进文化的优点,进行多元化的发展,要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地区的各种音乐文化。正是如此,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世界各地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可以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广泛传播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深入挖掘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在世界的融合与发展、演变与生成过程,并探索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本土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年青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并且成果斐然。王丽新和钟恩富两位博士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为研究主题,阐述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背景及价值;以“引进——渗透与整合、融合——吸收与转化、生成——建构与创新”为视角,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内涵及理论依据展开了论述,并讲述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途径,开展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实践研究,分析了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与我国音乐新课标基本理念的契合程度;创新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本土化的生成与建构内容,包括本土化教学模式、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策略、教学用具等方面;并针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思维方式、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环境与教学设备、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专业师资的缺乏等因素,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本土化的融合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作为博士论文的后续研究,应该说本书是中外音乐教育理论交流和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在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如对奥尔夫音乐法在我国传播现状的总结,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途径的分析,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生成的建构,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融合障碍的解读,等等。

当然,本书在取得了很大突破的同时,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尚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个别问题的解读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作者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范式都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著作的出版凝结着两位博士辛劳付出的汗水,也是对其学术研究成果的极大肯定。作为青年学者,敢于直面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的重大前沿问题,勇气可嘉!我期待着他们能在今后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继续锐意探索,以该著作作为起点,再接再厉,在相关研究领域迈上新的台阶,为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贡献力量。

候润宇

2013年5月20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系

前 言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多元化浪潮日益发展的今天，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在我国也亦然如此。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发展既融汇多元又兼具本土化的音乐教育，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音乐文化教育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国际音乐教育的大背景要求我们在音乐教育研究上寻求新话语、新思维，同时，我们还要保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独特性，以本土化音乐理念为立足点。因此，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音乐教育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统一的关系？放眼世界，立足本土，融合创生，就成为广大音乐教育研究者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近年来，多元音乐文化教育成为音乐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而起源于德国的奥尔夫音乐教学法（Orff-Schulwerk）中就蕴含着这种理念。卡尔·奥尔夫在建构其原本性、元素性的音乐教育理论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音乐文化不应该仅以西方或东方某种音乐文化为中心，而应该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优点，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多元化”作为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渗透在其整个音乐教学体系中。奥尔夫一直竭力主张要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地区的各种音乐文化，无论是其家乡巴伐利亚的民间歌曲，还是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富于浓郁东方情调的传统音乐，无论是独具特色的非洲木琴，还是东南亚各国的打击乐合奏……都体现着音乐的本质和本源，是最“自然的”和“富有活力的”音乐艺术。这些接近自然并且能够为每个儿童学会和体验的各地区民族民间艺术都可以作为音乐教学的素材，以适合儿童参与体验的教学方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奥尔夫音乐课程和灵活多变的音乐教学活动。正是如此，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世界各地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可以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广泛传播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奥尔夫音乐学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在我国融合和本土化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奥尔夫教学法以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目标,其生动活泼、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和灵活多样、个性突出的教学策略得到世界音乐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习者的高度赞誉和喜爱,并且深受儿童的欢迎,因而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被以廖乃雄等为代表的音乐教育研究都介绍引入到我国,对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传入初期,受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和当时“应试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对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也相对滞后,使奥尔夫教学法本土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融合不好,生成不够等问题,很多音乐教师片面的、流于形式上的模仿,没有深层次理解奥尔夫教学法深刻的教育内涵,在具体的教学中也存在一些误区。正如我国著名的奥尔夫音乐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李妲娜教授(2000)所言,“目前,在一个有13亿人口,其中有3亿是少年儿童的国家,对于在世界上有如此重要影响的音乐教育体系,却没有象样的机构或培训中心来介绍、研究、推广该教育体系,仅靠原来办培训班的简单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当前中国也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样,面临着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挑战和机遇。我国政府在强调以素质教育为教育的基本目标,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标准的教育改革,给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一个极好的机遇……奥尔夫音乐教育(Orff-Schulwerk)目前在中国有两项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一是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土化’问题,不仅是内容、素材,还有从教育体制到教学方式,以至文化、风俗、传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和试验。二是中国教育要与国际接轨,奥尔夫音乐教育也要变化发展。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边学习国外经验,一边通过实践慢慢摸索中去解决,总体而言,我们还在实验的起步阶段,从理论到实践,从学术研究到具体操作,都需要广大的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见,随着近年来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强烈的关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现状是目前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广泛的存在着竞技化、工艺化、专业化等倾向和弊端,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强调的“原本性”、“重视参与”等教育理念对于我国应试教育过于功利化而强调知识与技能,忽视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地发展,有很好的改良和促进作用。基于此,本书试图从音乐全球化背景和文化融合与生成的角度出发,在详细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内容、理念、原则、方法、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全世界的融合、演变进程,进而将研究的视域集中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上,以期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现状的深入解读,为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土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

目录

导 论	1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缘起	1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综述	3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价值	10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2
五、研究的新意	13
六、核心概念的界定	14
第一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体解读	18
一、奥尔夫音乐思想及形成背景	18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特点	21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24
四、奥尔夫音乐在各国的发展概况	25
第二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背景及其价值	27
一、音乐文化思想交流与融合的意义	27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背景	29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价值	32
第三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内涵及依据	35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内涵	35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依据	39
三、奥尔夫教学法在中国的融合方式	50
第四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历程与现状	57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学理探寻	57
二、奥尔夫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60
三、奥尔夫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现状	66
四、奥尔夫教学法本土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70

目录

第五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课程思想及其在基础教育中的本土化探索	83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课程思想	83
二、奥尔夫教学法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94
三、基础教育中实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操作策略	103
第六章 奥尔夫儿童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在学前教育中的本土化探索	110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与学前教育的契合性分析	110
二、学前教育领域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实施的现状	114
三、学前教育中实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问题呈现	116
四、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学前教育中的本土化策略	118
五、学前教育中实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内容整合探索	123
第七章 本土化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生成	142
一、本土化教学模式的生成	143
二、本土化教学目标的生成	170
三、本土化教学原则的生成	174
四、本土化教学内容的生成	179
五、本土化教学方法的生成	183
六、本土化教学评价的生成	203
七、本土化教学用具的生成	205
第八章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融合障碍和生成条件	209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融合障碍	209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生成条件	216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40
附 录	242

导 论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缘起

在全球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潮流和语境中，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时代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和音乐课程，发展独具特色的本土化音乐教育，是我国音乐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对音乐教育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在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音乐文化教育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国际音乐教育的大背景要求我们在音乐教育研究上寻求新话语、新思维，同时，我们还要保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独特性，以本土化音乐理念为立足点。因此，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音乐教育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统一的关系，放眼世界，立足本土，融合创生，就成为广大音乐教育研究者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随着西方课程教学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展开，引发了我们对于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课程教学论如何适应我国的课程教育和教育教学实践的思考。缺乏对本土音乐课程与教学问题的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基础条件的认识，使得在当前的音乐课程教学与改革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深化音乐课程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只有继承传统课程教学精华思想，结合当前音乐课程教学的实际，吸收国外优秀音乐教育理念和音乐课程教学理论，才能实现我国音乐课程教学理论的本土化。

众所周知，多元化音乐教育是当代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深刻反映着多元化和本土化的音乐教育思想。^① 奥尔夫曾将《学校音乐教材》比喻成“野生物”，即这本教材并不是传授“正宗”、“高雅”、“有独特魅力”的、系统的、严谨的音乐体系，但却是即兴者和参与者感兴趣的，“在它的每一阶段中，都鼓励和启发人们自己去继续创造和安排，所以，

^① 奥尔夫认为音乐文化不应该以某一种音乐文化为中心，也应该重视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注重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其音乐理念和音乐创作中，是其元素性音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观点，渗透于其全部音乐教学体系之中。

它永远不是最终的定稿和就此结束，而是永远在发展中、形式中、流进中。”^① 奥尔夫非常热衷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奥尔夫平等地看待各个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无论是其家乡巴伐利亚的民间歌曲，还是日本和中国等富于浓郁东方情调的传统音乐，无论是独具特色的非洲木琴，还是东南亚各国的打击乐合奏……都体现着音乐的本质和本源，是最“自然的”和“富有活力的”音乐艺术。^② 各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都可以作为音乐教育的素材，从而创生出丰富多彩的课程或音乐教学活动。正是如此，“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受到全世界各国师生的热烈欢迎。也正是因为其多元性和本土性，其教学法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并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如1985年的奥尔夫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为‘奥尔夫音乐教育在明日的世界’，又如1995年的研讨主题为‘本土音乐与外来音乐的共同之处’，与会专家都集中讨论了多元音乐文化的课程实践等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深入挖掘奥尔夫音乐教育在世界的借鉴与引进、融合与发展、建构与生成过程和模式，并深入研究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三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其教学形式得到世界各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学生的高度赞誉和喜爱，因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③。自20世纪80年代初，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被廖乃雄等人介绍引入到我国，对促进我过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传入初期，我国受传统文化和我国独特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的影响，对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也相对滞后，使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融合不好，生成不够等问题，有些社会培训机构以及学校的教师在利用奥尔夫音乐法进行授课的时候片面地流于形式上的模仿，没有深层次理解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教育内涵及理念，教学中存在很多误区。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提倡和深入发展，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也不断深化，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国内再次受到广泛地关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存在着“理性化”、“功利化”、“竞技化”、“工艺化”、“专业化”^④等弊端，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对于改变我国应试教育过分强调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忽视学

① Mary Shamrock. Orff Schulwerk: An Integrated Foundation.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1997.

② 卡尔·奥尔夫，古尼尔特凯特曼，廖乃雄，编译。为儿童的音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42。

③ 王欣。反思音乐教育本土化的困境[J]。乐府新声，2005（12）。

④ 修海林。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述评[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7（4），3—10。

生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地发展的弊端，有很好地改变和促进作用。基于以上考虑，本书试图从音乐教育全球化背景和文化融合与生成的视角出发，在详细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内容、理念、原则、方法、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全世界的融合、演变进程，进而将研究的视域落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上。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研究的综述

在本书的正式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及其相关研究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打好研究的基础工作，笔者搜集了1994年以来的全国中文期刊（即CNKI，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所有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文章以及公开出版的有关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著作或成果，并作了简单的梳理。大致情况如下：笔者查阅了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有关本土化的论文843篇，硕、博论文49篇；有关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相关期刊论文489篇，硕、博论文32篇。搜集到的有关奥尔夫教学法的著作和教材33部。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解读，笔者清晰地总结出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领域研究的基本现状，下面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一一展开综述。

（一）关于教育理论“本土化”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本土化”？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是见仁见智，观点各异。有人认为，“本土化”乃为西方外来文化“化”为“本土”的过程，侧重于理论观点的选择与理论形式的改造。^①接下来，笔者将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观点并逐一进行分析。郑杭生、王万俊（2000）等人认为，本土化从语义上说，就是使事物发生转变，以适应本国的实际情况，且在本国或本地区继续生长，对本国或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著名教育学者郑金洲（1999）认为，“本土化并非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本土化所强调的是我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更新和变迁，这种更新和变迁是由外来文化教育思想的冲击所造成的。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融汇了外来文化，外来思想与本国文化都发生了转变，传统文化揉合进了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外来文化也改变了其表现形式，以适应一定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的要求”^②。魏晓婧（2009）撰文指出，本土化是指用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从而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检验，并结合本土实际情况以修正其中某些概念、赋予新的内容，以

① 郑金洲. 对话教学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138.

② 袁凤琴. 教育理论本土化研究 [D].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4-5.

重新建构一些更为切合本土实际需要的课程教学理论的过程。刘家访（2006）通过研究指出，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相互沟通和融合的过程，是两者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不同国家文化发展要求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并相互融合的过程。本土化既包括对本土性的继承，又包含对非本土性的借鉴，是一个在引入和创生中动态生成的过程。

袁良智（1997）认为，相对于全球意识或普遍意识而言，本土化是指一种基于一定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思维方式独特性的理性自觉。本土意识的核心要素就是民族化意识，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的人身上表现为时代意识或阶级意识。郑新蓉（2000）等人认为：“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关文化和身份确认的问题。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国家的一种政治诉求，是其文化与教育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的‘挣扎’和‘抗拒’。”^①教育学者邬志辉（2003）在研究“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时候谈到，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文化思想和教育理论被引入、融合、吸收，改进、创生为本土的教育理论的过程。第二维度是由内而外“本土化”，即本国人民就本土问题以传统方式创生新的教育理论，并融合外来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袁凤琴（2005）则指出，教育理论本土化可以理解为“引入先进理论，借鉴优秀方法，并与本国精华内容进行交流、融合，最后进行自主创新，使本国的文化等得到他者的确认过程”^②。如何实现教育本土化呢？袁凤琴认为，首先，要对原教育理论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其次，走进本国的教育实践，进入教育的日常生活。再次，走进教育学术，进入教育的意义世界。最后，借鉴研究方法，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二）关于课程理论本土化

1. 课程理论本土化研究

黄甫全（1999）在《新中国课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我国本土化课程体系的实质是20世纪初引进的日本课程模式与50年代引进的苏联课程模式结合的产物，即：把传统的学科课程中国化了。从此以后有关于我国课程理论本土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然而研究角度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从研究结构的角度来看，国内学者多认为教育学本土化带动了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本土化研究，如：教育学原理、教学理论、课程理论等的本土化。如刘家访（2006）在《教育研究与实验》上发表“我国课程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及未来走

① 袁凤琴. 教育理论本土化研究 [D].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8-9.

② 袁凤琴. 教育理论本土化研究 [D]. 贵州师范大学, 2005: 7-8.

向”一文，阐述我国的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课程理论的发展表现为“引进—模仿—初级本土化”。第二阶段表现为“初级本土化—再本土化”。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翻译国外课程论著作，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初步确立课程研究的重要问题，出版我国学者有关课程论的著作，其中最为标志性的是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以及陈侠的《课程论》。第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课程研究基本上是属于思辨方式的，强调概念层面的分析和理论体系的运演，注重课程价值与规范的澄清，如靳玉乐、李殿森主编的《课程研究在中国》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多将课程论与教学论当做教育学的两个独立部分来研究，忽视了课程与教学相互依存的交叉关系。而这种交叉式的关系使得我们意识到，在今后应当把课程论与教学论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对象与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另外，现有研究多数从学科教学，发展演变等角度来研究课程理论或教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很少或几乎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论述。

2. 音乐课程理论本土化研究

关于音乐课程理念的研究，笔者也参阅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现将有代表性的观点陈述如下。朱玉江（2005）撰文指出，由于我国近代的音乐教育体制是建立在西方文化模式之上，并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因此，我国当下的音乐教育及创作、表演、教学模式、价值观念都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如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我们也应该思考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视域下如何去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受西方音乐文化中心论影响以及西方音乐思维及价值观的束缚，我国的音乐工作者很难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研究和进行本土音乐教育实践，人们在进行本土音乐教育研究时产生了很多困惑，如本土音乐是“落后”还是“平等”？本土音乐教育是主体性还是他者性的建构？我们是应该理解还是迎合？作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解开困惑，走出困境。第一，解开“心灵殖民化”，把音乐当做一种文化来传授。第二，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全球化的关系。第三，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本土音乐教育。

研究者乔馨（2008）撰文指出，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运而生，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在为保护、传承和挖掘本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艺术而作着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多元化音乐教育理念作为手段之一，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乔馨认为在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不仅应包括主流音乐文化，还应体现非主流音乐文化如各种地方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建立以促进每个学生个体全面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综合评价体系。其主旨在于培养学生互相

尊重和了解异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挖掘本土文化的艺术宝藏,彰显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并在全球化“和而不同”的共融文化环境中具有平等交流的话语权。毫无疑问,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达到跨文化理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全人类进行艺术交流的一种基本态式。另有研究者曹青(2007)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中国本土化进程初探》一文中从教材建设的本土化、教学实践的本土化、教育理念的本土化、乐器制作的本土化四个方面阐述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本土化进程,并分析和思考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及其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研究者王欣(2005)撰文指出,“音乐教育的本土化主要是指以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基础,虽然也包括对外来的音乐文化的借鉴和移植,但最终目的是使本国或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①。王欣接着指出,我国研究者在对本土音乐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认为我国音乐文化是落后的,本土音乐思维和价值观亦被西方音乐文化观念所代替。因此,他认为我国音乐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该注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着重探讨我国音乐文化传统与外来音乐文化的相互融合、转变和创生。他认为,“音乐教育改革必须强调‘本土化’,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通过‘本土化’的方式来完成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融合,本土音乐教育需要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自己,从而做到立足本土,面向世界”^②。而卢笛(2006)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与我国音乐教育的适应性研究》一文中通过分析奥尔夫教育体系在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存在普遍适应性的原因,得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和认识:奥尔夫的“原本性”音乐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存在共通性;从本土音乐出发的奥尔夫教育体系利于弘扬我国民族音乐;先进的奥尔夫教育体系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低技术要求的奥尔夫教育体系符合我国部分地区音乐教育的现状。

(三) 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与我国课程改革的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如音乐教育研究者杨为强(2008)指出,当前我国音乐课改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很大,在课改中出现了很多不尽人意的情况。如音乐课改中的“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盲目模仿、追求形式、改革过度、偏离轨道”等等。杨为强接着指出,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认识不足,对音乐新课标理解不够,实际教学中的功利思想违背新课改的精神实质。“奥尔夫音乐”可以为音乐新课标提供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其强调“创造性”以及“本土性和本土化”的理念对新课改就有重要的价值

① 王欣. 反思音乐教育本土化的困境 [J]. 沈阳: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5 (4) 71-72.

② 王欣. 反思音乐教育本土化的困境 [J]. 沈阳: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5 (4) 71-72.

启示。刘杜芳（2006）指出，在我国教育创新和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新的课程思想为音乐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音乐教育工作者如何借鉴、学习以及运用奥尔夫音乐教育，已成为当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课程的视角对奥尔夫音乐教育进行全面的解读，对于加深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奥尔夫音乐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帮助广大音乐教师形成正确的音乐文化观念，从而促进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作者认为，“奥尔夫音乐教育的课程内涵是一种静态课程与动态课程整合的音乐教育体系，具有体验、开放、整合、自由等特征。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强调从‘做中学’，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主张通过体验学习的方式与过程来获得自主的发展^①。”程贯雷（2008）在《课改视野下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音乐教学的新启示》一文中谈到，《二期课改标准》和奥尔夫音乐体系的基本思想原则相一致：第一，目的都在于培养人，造就人，发掘人的创造精神。第二，音乐、语言、舞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三，元素性的音乐，人人都能参与其间最适合于儿童音乐教育。因此，他认为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我国的音乐教学和课程改革都有许多新的启示：第一，创造性是灵魂。第二，实践活动贯穿教学始终。第三，综合性与音乐文化相结合。第四，从感知到认知，提高科学理论认识水平。作者认为，奥尔夫音乐思想与我国的课程改革思想（课程思想、课程内容、课程方法、课程评价等）有很大的契合性。

（四）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引入”过程中的研究成果

我国最早出版的系统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教材是1986年由廖乃雄翻译的《节奏—旋律练习》一书。此书是儿童进行节奏、旋律练习的基础教材，它对于培养儿童音乐素质具有科学而实用的价值。此外，由廖乃雄翻译的由凯特曼编著的《奥尔夫儿童音乐教学法初步》（1987）也是当前我国研究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依据参考文献之一。1989年，由我国著名音乐学者秦德祥编著的《元素性音乐教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是系统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为数不多的重要著作之一。之后，秦德祥又出版了他的《中外音乐教学法简介》（1990）。这本书介绍了当代世界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几个国外音乐教学法，其中就包括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专题介绍，如“奥尔夫与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理论”、“奥尔夫与我们之间的观念之别^②”。

90年代以后，我国对奥尔夫音乐教育的研究日趋火热，出现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论文方面有1992年4月《中国音乐教育》上发表了由陈

① 刘杜芳. 课程视野下的奥尔夫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D].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4.

② 秦德祥. 秦德祥音乐教育论文选 [M].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2.

平翻译的《奥尔夫音乐教学法》，1993年3月又发表了由秦德祥翻译的《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的“声势”教学》等。在著作方面有刘云翔、魏煌所著的《音乐教育学》，曹理所著的《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李姝娜主编的《世界音乐教育集萃》、《音乐教育文选》，邵祖亮主编的《中学音乐教学法》，王英奎主编的《小学音乐教学研究》，曹理、缪裴言主编的《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等。在这些音乐教育类书籍中，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乐器合奏、即兴创作等都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论述。

接下来笔者介绍几本应用率高、引起广泛关注的几本著作。2002年2月，由教育部社会发展中心组织的《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之一的《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出版，由李姝娜、修海林和尹爱青编著。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的重要音乐教育丛书之一，本书还是我国第一本比较全面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专著。从奥尔夫的生平到其相应的音乐理念再到音乐实践活动，本书都有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对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此书有较准确的介绍；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本土化的方式和手段，此书更是通过大量的音乐课堂教学实例来加以说明。基于其重要性，有学者指出，此书已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2004年，由左玲玲编著的《音乐素质训练：国外音乐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出版。此书借鉴了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比较适用于普通基础教育中的奥尔夫音乐实践教学。此书偏重于实践操作，相关的理论阐述更多地隐藏于实际应用中。研究者王汇娟（2005）通过深入研究，针对我国传统器乐教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融入到现实的器乐集体教学中，进行了大量的音乐教学实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总结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操作方法，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在器乐教学积累了丰富的课例和教学资料。另外，田彬华（2006）在研究中侧重于对奥尔夫创作作品的探讨。他在论文中简要介绍了奥尔夫的主要生平，并集中探讨了奥尔夫与纳粹的关系。他指出，在奥尔夫的创作方面，从创作分期、创作范围、主要作品这三个方面论述奥尔夫的音乐创作活动；并对其作品《博伊伦之歌》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从歌词的来源、创作与表演的过程、艺术形式、作品结构与音乐风格特点、作品深层审美内涵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蔡觉民（1997）撰文指出，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原本的”音乐观念。奥尔夫将原本的音乐观念与儿童音乐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现代儿童音乐教育媒介——“元素性”^①音乐。他指

^① 蔡觉民认为元素性音乐以原本音乐的基本特征和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为基础。它是一种自然性、艺术性和教育性有机结合的，采用适合儿童主动参与、体验的媒体和方法，由儿童自己创造和表演的音乐。